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錄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榕村語錄卷十九

大學士李光地撰

宋六子二

世人于可愛之物必欲得為己有轉眼便屬他人此身尚不得有又何者為吾有此吾儒至粗道理佛家却以此呼喝人總由愚者多也康節于此見得最透程子乃譏其於學全然不識至横渠雖譏其力索强探

然謂自孟子後都無他見識其所言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都是實話非屬誇大若只曉得剥復否泰自然之理數非人力所得與便超然自了何賴于人之立命邪果見得横渠與康節不同大抵此心雖要撒脱放下又要振作扶起方是聖賢之學

光坡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只說寧字到底是何歸宿若說不消散像個不安寧的若是消散又似與常人無别曰但以人生行事驗之這事做得不愜心翻來

覆去只在心頭睡著亦不安帖若做得妥便放開明日又好做别事聖賢生順死安便是如此雖似消化却是長存的如喫飯一般無病時飲食都消化腹中一無所有又好喫那一頓前此所喫者俱已無存然穀肉之精液補益血氣精生氣氣生神何嘗不存若是喫一顆米存在肚裏飲一口水亦存在肚裏像件件為我所有却飲食不納氣血日損形神枯瘠而日就滅亡矣

通書可繼中庸正蒙可繼孟子只是正蒙畧高些便差

其曰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

極精朱子嘗見群雞出卵就中有一艱難者提他一

提雖然出得容易些後來竟長不成以此見助長不

得只有順其氣候而已人沒神彩是著意强不來的

惟存之久則神明充足自有威光問存神即是存心

否曰是

佛家何嘗不有所見他見萬物皆有人性故云皆有佛

性豈獨禽獸草木皆有豈獨草木土石皆有旣與人同此性如何殺害他不殺生何嘗不是只是非天下之達道便行不去但為之節制無故不殺所全活已多矣蜂蟻之君臣不能通之父子虎狼之父子不能通之君臣即雞彘初生子如有人傷其子其母便向前來鬬曾不怕人何嘗無父子之親其子自為一羣何嘗無兄弟之好如何漸大漸不認得又護自己的子不知護他鷄豕的子惟人知道終身慕父母又知

推之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異于禽獸若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把父母漸漸忘了便與禽獸何異所以孟子説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經書後果然太極西銘兩篇極好西銘是一部孝經縮本縮得好太極是一部易經縮本亦縮得好孝經是就孝上説全了為人的道理西銘是從孝上指點出一箇仁來知乾坤一大父母則天下一家生意流通矣所

以孟子說擴充說善推其所為即人異于禽獸處

李方言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兩句似是一意諸友方在疑難反覆間適賓實至因質之賓實曰無忝是盡滌其邪穢匪懈是充長其天良易曰閑邪存其誠雖閑邪正所以存誠然閑邪止是打疊教乾淨至乾乾不息於誠却大有事在先生聞之大以為然清植

有稱神化二字張子言以仁義朱子言以中和可謂實

體曰然以愛子言之只此愛心一神也而或飲食之或教誨之則一神而兩在也然飲食此愛也教誨亦此愛也均之一愛所謂兩化而推行于一者光坡

一故神兩故化如呼吸語嘿皆是兩箇呼來則吸化吸來則呼化語來則嘿化嘿來則語化其實化即生之根兩即化也然呼吸總是一氣語嘿總是一心此之謂神神非太極太極理也非神也雖神亦由於理然

却有界限人多將心性混說以性為心將性說成知

覺以心為性將心説向虛寂大抵理神氣形原有分際形是至粗的運於中者氣也氣之精者神也神亦由於理如心之不息亦理之不息畢竟説不得心即是理問一故神神是不測之謂似非實字曰是實字妙萬物而為言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即説神妙不測何故不測亦由于神

所過者化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所存者神却是意之所動人便覺寤心之所注人便感應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所過者化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是所存者神張子又不如此解以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為化化是過去的便要消化如暑過熱氣消了寒便成寒過冷氣消了暑便成如吃飯然若先喫的積在肚裏斷不能再喫消了前面的方好喫後面的又不是消了就沒有却有在那裏其精英具存也陰陽寒暑相反而實相成萬物若不經歷過必不能成就如是者

何也原是一箇不是兩箇故曰兩在不測又曰推行于一所以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翻書人翻性理精義至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照常解言有一物便有一天在裏面作主如體物而不可遺一般

至尊云這道理極深微恐未必是如此朕意將此體字作體恤體貼的意思說如何地初聞之未能即領會再對下文一想確是如此若照常說下引詩就該引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何却引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竟是說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玆一般天刻刻在人身上檢點大雅原是說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且體物不遺亦未必不是如此說你說不見不聞他却體察萬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如在上如在左右下所引詩亦是言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乃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東銘洗發君子不重則不威意極是要緊戲言豈徒傷德且多賈禍以上張子

邵易似從太元悟出故甚重其書如元首八十一策三十六部子便說卦八八而著七七自記

明道謂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洵所謂一言以蔽之者又搜根及太元是能捉百原底眞贓蓋先天生卦造圖法全用元却是出藍之青自記

朱子尊崇邵子只是重先天圖此圖自是有傳授至他
所說易却是教外别傳故明道說他學全不識有問
擊壤集于朱子者答曰比他皇極經世好些可見程
朱皆不甚尚其所學大抵孔孟不講的便可不學
邵子把天地間物事都配合作四件却是仁義禮智喜
怒哀樂近裏著已之處畧而不講所以某于中庸餘
論中補之此却是天人相關至切至要處

問經世何故分四件曰原是四件易經開口說元亨利

貞只是聖人所言皆精髓邵子所言却是羽毛鱗甲耳若再搜根歸到仁義禮智上便更好

邵康節有水園亭活無風草木閒二句極好人心存在這裏如有源頭活水無處不靈動自己心裏不作風波自然所遇皆安靜所謂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也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畢似儒家大言却是實事如漢祖唐宗熊虎百萬開數百年基業就一時論視儒生

學究何嘗天淵然周邵張程朱子雖寂寞一室一編研摩却道通天地思入風雲由今看來漢唐事業可能與比否大抵當前之與後世似隔壁一般如鄰家宴享賓客笙歌樂舞自其親賓僕婢觀之華盛無比自隔墻人聞之了不在意假如有一書生貧苦不能自存却在那裏書聲朗朗若奏金石便生羨慕隔了一壁身在局外便各自一好尚

康節之數不如程子之理精張昺問曰理數一也豈有

離理之數無數之理乎曰固是但内外精粗畢竟有別如一果子皮果也肉果也心亦果也畢竟皮肉與心不可説是一般康節將五行參錯配搭大而天地人細而昆蟲草木形形色色無不融貫聯合要之將以何為不過要見得透得以安静快活不犯手耳程子便不須此只是講理所謂理者只是吾身喜怒哀樂與天地通其性仁義禮智其道君臣父子内而天德外而王道天地位萬物育何等功用何等精義便

覺數為皮殼無所用之問邵子前知另有學問否曰他看得世間物事零碎處俱絲絲有條理心又虛明靜細算數又精熟再以所值時勢參斷自然不差非別有奇怪也

吳張溫為權所殺武侯初聞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我得之矣其人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此極有學問語清濁善惡胸中豈可不分明但外面不要見出來文中子曰心跡之判久矣此語未必不是邵子特贊為造

化之言如内健而外順内文明而外柔順盛德容貌若愚皆是程朱譏之者以說在答憂疑之後竟似悲天憫人都是外面粧幌耳問邵子取之何意曰邵子竟是胸中快樂一毫不掛看當時政事之得失賢否之進退一點浮雲過太虛其遇禍患而不怡者如避霎時風雨不得不然耳心中實不相關

程子不肯窮究邵子易學朱子謂孔子便不如此極是邵子謂程子若學須二十年工夫此語亦不是朱子

教人當下便予人一條路不如此嚇人

邵子不能文觀物外篇乃陳瑩中所記

邵子學問有弊其立言太誇程子雖亦有自負語然却有著落如言絶學不傳却還他有箇絶時邵子則曰得不謂之至神至聖者乎此語尚虛或者不是說自已至謂生于冀方長于豫方自號太極天地尚不足道這是何說

邵子惟推留侯梁公想他出世亦近此等作用至武侯

從不提起及伯溫作論排之始加呵斥大抵聖人仁智竝盡若智處太多於道理上太占便宜便徽與聖人隔看來聖人却不妨畧帶得些呆意

古人成功後人便以事傳會之劉伯溫何嘗知明太祖起己為之佐果知之何苦為元用作兩截人此等即聖人亦不知只是聖人見理精熟幾未動必不輕應人看來若前知耳惟康節說不得他不前知如上古廣成子後世陳希夷輩皆另有緣故乃是聖賢中又

別出一小支二程不如邵子正是此處然亦只因見理之後又以氣機象數推其端倪耳大抵人世所為無非上帝作主故其機動而事未形者天已有象也問既是上帝作主何故有時使世亂而不治曰試問君有疾豈君心所欲乎既有此形體即有陰陽五行之錯雜只是當有病時心之靈明尚在或病甚時語言顛倒手足狂亂并心之靈明亦失之然病去而心依舊靈明心未嘗不欲一刻病去調養而保復之也

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乃命于帝庭既有帝即有庭即有左右天之靈明何處不在然必有栖聚之所如人之靈明遍體皆是拔一毛即知痛到底心在腔子裏人與天地一箇樣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

嘗疑元會運世之說如謂自開闢至堯時已到巳已歷過數萬年此數萬年中人皆昏昧無知識恐未必然或曰當彼時人都糊糊塗塗殊大可厭先生曰是何言歟譬如赤子四五歲以前雖無識解却天機渾全

浩浩落落無有壞處視長成後奸偽萌生豈不較勝即以人驗天地人長成後所不記憶者僅四五歲以前事自六七歲後便能記憶今堯舜時事已自斑斑可考想彼時去開闢不為甚遠人生百歲中止四五年不明白豈天地自開闢至混沌十二萬餘年中遂有數萬年不明白邪就是十二萬餘年一番混沌之說亦大不經想來小刼數不過是水旱疾疫盜賊蠭起繼以明主數十年休養便可復舊或者經歷萬千

年後遭值大劫凶荒兵火重疊竝至竟致人凋物盡
率土為墟只零星存得一二於山崖窟穴中牝牡相
生延綿漸廣亦未可定未必到彼時便天翻地覆日
月山川盡數更換一番也孔孟程朱只說理雖似把
捉不定看來倒準邵子論數却未必準由堯至湯湯
至文文至孔子俱五百年自孔子五百年至光武又
五百年至貞觀又五百年而生朱子亦未大差至堯
湯之間有禹湯文之間有武丁文王至孔子中有宣

王而光武前亦有高祖貞觀前亦有孔明朱子前亦有藝祖自朱子後有洪武至我

朝又五百年大抵天道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故易曰三五以變看來大概是如此

人只要實見得到某却見得康節說性理處比程朱隔一層其說元會運世恐未確問以晝夜觀之或者混沌亦不能無曰便有知到幾時是如此其一代不如一代者如一年有春夏秋冬一般到得這一年完又

從春來亦不可知總是聖人存而不論的就不消論
康節説元會運世往而不復某却不信孔子云文王既
沒文不在兹乎自孔子來其統歸之于下五代之後
孔孟之學澌滅盡矣宋興風氣忽然淳厚生出許多
大儒來此豈人力所為天恐此道遂微生數公以發
之殆有所待而行也以上邵子
明道生平無著作常在日用言行間著力時時處處還
他箇道理以單讀書為玩物喪志孔子却删定贊脩

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十八嵗成進士已將韋齋所托三人之學盡傳將去不厭其欲又學于謙開善後乃歸依延平生平事事不見他放過即做古文官爵地名必書見在詩用故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至字法亦有幾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稾亦覺得理足周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烜赫

常齋本托孤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登第後來朱子溯源却單認李延平延平亦常齋交好想因相去遠故未及相托朱子年長記得常齋嘗稱延平如秋月氷壺乃往事之滄洲精舍祀七人周程張邵司馬及延平意可見已延平受學於羅仲素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羅皆有微辭獨延平無間然

朱子生於尤溪故小字沈郎其字從水從尤讀如由因

沈字不多見後人遂誤作沈某人所編朱子年譜亦襲其訛清植

問學儒多叛而之佛未聞有僧悔而歸儒者曰朱子蚤年學仙又師謙開善及見延平疑為非常人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向低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邊疎漏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此非奪佛而入儒者乎若失此一豪傑如何了得延平奪統之功甚大朱子因是曾從那邊透過所以身外

之物俱不足以動之韓文公便是少此故見大顛便心折朱子既從心地上立定根基又歸于正學所以妙

程子說書都是將書返之身心做起工夫及實有所得即將心得處說書所以道理浹透了融洽會通觸著即拈出於書之精蘊一絲不差而于本文字義却多不管後賴生一朱子闡發著實不然遇不善讀者便可流為禪學有六經注我之意矣孔子教門却不爾

朱子正是孔子傳派其於經書躬行心得矣而解說處却字字依文順義不少走作纔無弊

周子從來不闢佛老所以人將其太極圖斥為道家之流至朱子一切門外議論都不管就書論書力歸正統

榕村講授內將揚雄文中子邵子語編在一處他們都有要爬在人頭上的意思陸子靜便不肯在先聖先賢脚底下盤旋惟朱子只在孔孟脚底下盤旋是孔

子家法孔子便只在堯舜文周脚底下盤旋所以云
下學而上達孔子只到患難方說文王既沒文不在
兹是實信得及學者如何學這樣話門人傳朱子前
面都不虛只末語後有作者弗可及已便是閒話天
地長久倘又生箇孔子亦定不得宰我說夫子賢於
堯舜子貢有若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看曾子便
不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意味
深長顔子仰之彌高數句又是從自已用功說夫子

善誘此等處都好體會

世有自厲風標清風高節至不可攀而無流風餘韻在人間者無此段關切世道意思故也敝鄉李文節公家居十餘年總只閉門一人不接見蔡虛齋便肯教導人其流風餘思至今未艾有言某人及門無人材者先生曰想是不肯講就是二程夫子高簡方嚴多端坐從之者便有弊楊謝都近禪游定夫竟為僧朱子便日日與門人講說成就了許多人後來教人都

正道無一箇差路的

事必師古方好若謂自我作祖前無古後無今呵佛駡祖不掛一義直是無忌憚孔子教門定從古人考來心心相印有憑有據不爾寧闕也朱子亦然所以有根有蔕摇他不動近人事事苟且其根都在不信古不考古耳

朱子平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又留心天下事大

綱細目無不講究明白斟酌妥當

朱子居鄉待人以誠接引後學勤勤懇懇興社倉以濟人困建陽風俗皆為之厚後來雖為侂胄所疾卒未被禍身後亦安全則言忠信行篤敬之效

朱子看得明白總不肯出仕不得已應命便辦得生往死歸所以當官一毫不肯假借直來直往行不去便求退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亦是宋朝規制風氣尚可以進退自由然今之傅山李顒終身不出亦未嘗不

聽許他

朱子經濟之才甚大二十來歲主同安簿尚是佐貳便事事講求即祀典無不考訂詳明閒一常人議論有可取者即筆記之有鄰邑丞自言當年奉泰太師量田令因心未曉了且不舉行閉户讀之累日督促者數至丞不為動及條理分明乃集同事議之彼此論駁之間事益有緒於是僚屬皆明又集吏役者民使縱講之為之剖析至吏民皆洞曉然後舉行丞不出

署不踰時而功成當舉行時他屬有將報竣者及丞畢役而他屬尚推歛較正于詔令之合否奏績迄無有先於丞者朱子遂記其事及後自遇此等事即儆而行之所謂聞一善言若決江河自蚤年便任天下之重如此其論事酌古凖今無不可見之行使當時有委任之者功業當在諸葛忠武之上

聖賢有似不近人情處朱子斷妓女施以嚴刑判使從良其實罪不關妓女也人至今以為口實朱子彼時

寧過于嚴孔子將景公梨園子弟付之極刑太公蒙面而殺妲己何妨同道

朱子太極圖注即以正義為靜而主之世多以此為疑不知朱子晚年將聖賢書義字字落實如戒慎恐懼兩節初年以靜貫動言雖紛擾於外而中有不動者存又遇物皆成三角下平列善惡而上有不可以善言之善下平列動靜而上有不可以靜言之靜至晚年不安此說乃將動靜劃分如與人言是有所聞中

間停息時即不聞即是未發即是大本與人相對是有所睹其不與人對即不睹即是未發即是大本不然一日之中未發之時有幾問中間停息時還須全無念慮方是未發抑打點說話亦是未發曰但未出聲即是未發如心氣不激不躁將所言之事籌畫簡當皆言中節之本也推之於行亦是如此喜怒哀樂雖皆有未發最是憂懼哀戚時覺得萬念灰冷平生嗜好一時都提不起故朱子狀敬惟畏近之可知戒

懼是歸根復命之學而主静即屬正義一邊為密切也

讀書須返到身上見得果然如此方好朱子圖解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若在物上説急忙不得明白返之吾心則了然矣五行雖各成一件物事實在只陰陽二者如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其實只有仁義仁是慈愛似乎不分善惡一總都愛無義便愚義却有分别道理不出此二者禮者仁之發智者義

之藏三千三百是人心中相親相愛發出來的智非他即義之分別處斂而入内者信即理之實也且如喜怒哀樂實亦喜怒二者而已樂者喜所成哀者怒所深二者已盡無復餘欠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粗中有精末之起根處便是本有何彼此太極本無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質固有形氣亦有形即無亦不可謂之全無其昭昭靈靈能為光景者猶是上天之載無聲臭之可言

太極圖解美矣善矣尚何敢議畧有疑者君子脩之吉似當兼直内方外說朱子只提敬字想是對上主靜來惟聖人始可言主靜故提敬字使學者有可把捉但細思主靜乃成功非用功也用功却在無欲二字至注原始反終處疑非周子本意周子引此或以開一篇西銘之理乾父坤母物之始也存順沒寧物之終也不足以父乾母坤者沒必不寧意極懇到理極深切朱子以仁義詮釋乃是從靜悟中來朱子見得

塞天地間皆是仁仁則盎然萬物皆生遇事截然處便是義義則止而不動其說至精雖未必是周子本意但此等處殊不可輕議至西銘解以知化節為樂天事不愧屋漏節為畏天事惡旨酒以下遂都散去恐未必然其意欲照孟子盡心章分之知化節知天也不愧屋漏節事天也下數節立命也天生人人承天所以踐形盡性莫明切於此故張子用為節次志事兩字是從天地之塞天地之帥分頂下來一為形

一為性形應乎物故有事性統於心故曰志不愧屋漏是事存心養性是志至富貴福澤四句不善讀者錯會將字庸字及注中所以字便以富貴福澤是天故意予我以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亦是天故意予我以使吾之為志也篤果爾天何不盡予人以富貴福澤却又予人以貧賤憂戚誰是該當為善輕的誰是該當為志篤的大抵天有正命因有眞心天將自已至精至妙處盡數付畀與人無一些留餘這

是正命刻刻望人成就一箇人全受全歸完他生這人的本意這是眞心但天以正命予人不能不假陰陽五行以成形既有陰陽五行他便混亂拉雜攙和以致貧富苦樂萬有不齊天亦無可奈何只是你既富貴福澤天之所喜也卻不是喜你得以恒舞酣歌窮侈極欲將厚吾之生而使之為善也輕你既貧賤憂戚天之所矜也卻不是因你窮相就不望你成就乃望你安貧樂道動心忍性刻厲獨立如利刃淬鋒

愈磨愈光庸玉成於汝而使為志也篤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四字須讀斷不可將下句連讀便似天故意以此予人也問若是天故意以此予人天便不似父母父母豈有要兒子貧賤憂戚者如此看天地真箇與父母一般曰然

朱子處已處人何嘗有一語藏匿人稱其詩易諸注曰吾之得力畧在四書至詩易所得如鷄肋然但即此鷄肋已勾了都在大處見得到

律歴事朱子自謂不知與蔡季通書言之不一而足瓊山定謂朱子若不知樂則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無復知樂者矣這却不必唐虞命官典樂特推出后夔來想是禹臯亦未必精于樂何害其為禹臯朱子即不知樂不足以為病也

纂書比自著為難著書任著已意隨力量所至纂書便要知前人的意思又身分須與他相埒方可著手真西山讀書記門目便極繁亂就是近思錄亦未停當

至儀禮經傳通解初欲以儀禮為經禮記作傳無所歸者彚附於後極好後乃變例自分門類竟作自己之書欲盡將胸中所有吐出大凡編書欲自道其胸中所有便不妥

論封建自班孟堅後曹冏陸機柳宗元輩各有佳處某心畢竟歉然為其只說到利害終非聖人心事封建行則久於其道民與相習不至朝更夕改又以其國付之是自己物事便與之一體孟堅諸人俱無有從

民人大公處著議論者及讀朱子之論則其意仍是第二層其曰封建者聖人大公無我達君臣之義於天下者也妙極天子於諸侯為君臣諸侯於大夫為君臣大夫於家宰亦為君臣乃見得君臣為五倫之一不然凡人所得有者只是四倫而已漢唐以來諸論總是欲使天下長久為吾家物聖人却無此意堯舜當身便以與人何嘗要久倒似至今還是堯舜的一般

韓昌黎從來稱揚雄而不及董江都說詩稱建安七子而不及陶靖節至東坡始推奬靖節而朱子大表章之至與張留侯並著數千年人物須得朱子出而論始定其心公平其論精正如今人都說宋儒刻薄幾於古無完人都是未曾細讀朱子書如馮道温公以為仁先管仲揚雄則更燀赫此等人寛之何補諸葛武侯排譏者頗多程朱出而武侯郭汾陽陶靖節輩洗雪與日月爭光即狄梁公為武氏宰相終身五王

皆身後之事朱子猶予以復唐之功何等寛厚世論悠悠不足與語

朱子每事議論都當行一點不錯如詩表章陶靖節文推史漢韓柳之類

宋初有一等猖狂議論如李泰伯之毀孟子東坡之訾武王就是周程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髙邵子竟落數學朱子出將過當者一槩駁落其髙明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

向來只見得朱子好處在零星處却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知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

朱子語類所標門目多不確論為學只當分四項一曰立志一曰居敬一曰窮理一曰力行儒先顯然說有此四項不可偏廢有合論處則歸之總論庶幾稍有條理又所記皆出門人手間有錯聽者有措詞不確者竟有大相背謬者

之銳問語類有不穩字可改否曰說是如此說如何敢改某平常說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妙字似不如性字為穩細思終是妙字好下面有各一其性如何此處先道出性字妙字見得太極不是箇呆板物事又可聯屬無極且與誠字相應況前已有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此處不說性字何害

朱子解書雖有訛錯處不碍為表裏光明朱子幾於孟

子但偶有滞處孟子則渾脱瀏涮如琉璃屏無絲毫障翳

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至處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逐旋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外已為人師尚無卓見至四十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不錯六十歲自嘆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黒一

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黑一陣乃是日進無疆自強不息與天無極欲立教于萬世者必須如此故子貢不曰天定之為聖而曰天縱之將聖縱字妙言不為限量所至無涯

窮鄉僻壤有一邪說不知何以數年後便行之天下信是妖言此若有憑之者然亦可見一種下地必竟出葉開花若是果有一立德立言經德不回之人出必竟有發露之日朞近來頗不信元會運世之說見得

孔子下一大種至今尚不曾用難道生周程張朱等空衍其説便算了事夫子當日下種意不如此夫子雖不可得但如朱子那樣人得志行道足矣必有這一日以上朱子

諸儒

解經在道理上明白融會漢儒自不及朱子至制度名物到底漢去三代未遠秦所澌滅不盡尚有當時見行的即已不存者猶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筆之畢竟

還有些實事不似後來禮壞樂崩全無形似學者各
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漢儒所以可貴
董江都劉子政學皆醇其徼疵處是好言災異必推其
事以實之便有難通處
董子應五百年而生班孟堅度其時而為言於史遷董
子劉向揚雄諸人皆所指擬看來似尤屬意于劉而
終不能定以今觀之則江都是
董子不獨深于春秋亦深于易其云道之大原出于天

非深于易安能說得到此

董子說得好到得天行肅殺已是無物可殺試看雪霜嚴寒時萬物成實皆已收藏過了只是一片白地全無所有一交春百物發生天便全是和氣如人肅然整齊却是在無事之時到得與人相接却不可如此所以明道先生獨坐時如泥塑人至接物全是一團和氣蓋天德是如此孔子所謂嚴威儼恪以事父母父母亦不安矣然無事時此一段肅然整齊又不可

少所謂敬而後和肅而後雍有三冬之閉固而後有三春之發生也

春秋繁露自是贋作江都所著尚多今不傳耳然三策已足何必多其論性命云天地之性人為貴論天道云陽居大夏而陰積于空虛不用之處皆極精之語

續書不可少許多三代遺制在其中若法言世間便無此書亦不為缺欠至康成註却不可少無此三禮無從看起

鄭康成學問博其說亦多自造當時孔北海甚服之然已謂其多穿鑿矣

王輔嗣注易時計年方二十許後來即以伊川大儒眼高千古自非大悖繆者即不敢駁之聖賢不忘本始其厚如此輔嗣之前視易或作歷日看或作讖緯看言理之竅開自輔嗣其功甚大韓文公雖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然未見其于經有所發明也故其嘗竊論其人終是文章學問聰明極頂未嘗思透義

理雖自言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似周公之繼日待旦孔子之不食不寢而終歸于陳言之務去是所用心皆在立意造語所讀書皆是觀其文法因天資高遂見到古人作文意思義理上生來又原自正直故闢佛老立節概不是單在道理上索求故其評經如奇而法正而葩謹嚴浮夸等語雖無一不當而於諸經究不能有成書

漢唐以來有議論不決者當以董韓為斷韓子不獨學

問文章好其人亦不說欺人語生平闢佛老只在日用倫常禮樂文物上說他豈不能作精微之論只消如此說而精微之論已盡在其中詩書所言道理宗派正是如此四岳之稱舜也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益贊之亦惟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夔夔齋慄禹之自叙但曰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舜了不異于人不過如匹夫匹婦哭泣依戀于父母之前禹不過是要蓋前人之愆汲汲皇皇做些事功即堯

之大至于則天而堯典所載只尋常事而其實感天地格鬼神至誠大聖已立人極老佛談元說妙都是人用不著的何嘗是道

韓文公二十來歲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歲作送文暢序又少一孟子都是識見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卓有定見矣至與孟尚書書乃是晚年之作耑提出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而自己幾幸續在後荀揚半字不提起學識精進

如此孟子亦然其先方自以為當名世之數自疑自問到晚年纔知得孔子便接堯舜禹湯文王之傳而已乃孔子之見知也韓文公原道幾句開周程張朱之端周程張朱如日中天韓公則東有啟明也千秋萬世韓公之從祀再推他不去

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些年竟埒正教矣韓公胆氣頗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又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駡無所不至其氣竟壓得

他下歐陽公亦闢佛氣便弱韓公闢佛雖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池矣

周子通書三十歲便成程子易傳至晚年尚不敢以示人蓋自寫胸中語尚易而發明經傳最難要不失作者之意不及則漏其本義過則溢于本文文須簡簡須盡韓文公著述自命終身注論語不成眞明白人

柳子厚謂昌黎勝似子雲此是確論陳梓云想於易義歷數昌黎不及子雲曰子雲歷數承襲漢歷都是錯

的昌黎易學雖不知如何但如奇而法及諍臣論所引釋皆深知易者又如春秋謹嚴及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等語便見其精于春秋春秋之作是孔子為萬世人倫起見絶不關那幾箇人只要大經大法常存天壤便是了至所貶斥之人其死已久有何誅殛後人呆將這幾箇人窮其本末搜求毫毛不直一笑

韓文公說他要做官他竝不曾入伾文黨說他不能耐

貧亦不見他受誰不義之財而諫佛骨使庭奏曽無
一毫虧折至其文字中所見道理直如日星河岳千
古推仰將數百年尊尚之佛教一旦出孤力以麾斥
之是何等見識
人不近小人是大端韓文公生平與當時權要姦邪臭
味不投絕不沾染歐陽公生平幫靠都是韓范一邊
直至濮議方與司馬溫公異歐陽公既自説不曽讀
過儀禮如何便議大禮後來張孚敬竟用之而興獻

之主直入太廟壓武宗之上此千古未有之事而永叔為之倡但永叔止議尊以帝號未謂便可入主也乎敬因此將永叔從祀孔廟可笑

伊川謂退之却倒學了大要韓子是理義與文章兼營非如歐蘇專以文章為事即曾子固想亦是將此事畧入思議其梁書目錄序非曾用心者安得有此鍾旺

司馬文正言忠信行篤敬終身無失學者翕然服之只是聰明睿知少不足耳

上蔡見識高明說得精彩想要打起精神說高一層出來故有程門醉人之誚　鍾旺

龜山終日坐在門限上或說是門前石上不是門閾大約性情寬緩看他劾王介甫却摘其皃鷺章解可見　鍾旺

以虛心與立志竝言北溪所見自是心最要虛方能容受得許多義理不虛則中自壅塞了一切嘉言善行皆格不入　鍾旺

朱子後儒者眞西山許魯齋氣象最好眞醇正許篤實

鍾旺

朱子之後語錄無有過于許魯齋者魯齋說理大有警醒處他語錄不過二三十張近閩中所刻却將幾條好的刪去可笑

魯齋不曽全見朱子各樣好書却是躬行精到其見理已到透處陸稼書不得謂其不壁立萬仞某督學至靈壽見其生徒文字荒謬問陸則羣瞪目如隔世人

古人到一處憑他地方荒僻人才鮮少必定淘沙揀金有些教澤陸在靈壽七年行取入都何至使本治毫無流風餘思魯齋做幾年祭酒後來人才便多出其門

河南懷慶府出韓文公又出許魯齋山川靈秀非他可比人以龍門出子長又出文中子又出薛文清為盛較之河南未為過也韓子勝子長魯齋可兼文中子薛文清

胡雲峯在元時極為有名儒者説書專用巧彼此鈎搭如今人做巧搭時文一般最有可喜處亦有可厭處

文中子是要擬論語故東説一段西説一段薛文清讀書記何故亦不以類成編論孟是門人彙集亦畧以類相從閒有相因而附者若自己作書自然要有條理

吾鄉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先生於四書易經皆有數十年工夫近來節改者多久便磨滅某嘗欲去其支

蔓存其簡要為一帙書而未暇

宋末有善相者一朝臣引至閣中歷相諸公出云首座極顯末座凶不可言首座乃留夢炎末座則文山先生也閩留子孫以遺像求題於蔡虛齋題云狀元兼宰相屈身事讐胡遺容猶左衽畫工是董狐前輩直氣如此文集中又載一僧人以三教圖求題虛齋題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觀此則留題當有之

昌黎論一事便一事透徹此人煞有用明朝人學問事功都不透想是讀書不專之過只有蔡虛齋專精四書易經而年只五十七又貧不能多得書如朱子語類都不曾見故到底不明白理氣二字然薦廿餘人於王三原皆有成就識寧王必反便拂衣歸已不是無用人

榕村語錄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馮光熙

榕村語録卷三十

大學士李光地撰

諸子

管子士鄉十五士鄉即農也朱子謂士鄉俱為士則無農故鄉止十五非也工商之子俱不許出仕惟農之子得為士故謂之士鄉

管子有畏威如疾之言未必脫略規矩定須精嚴但根

本曠闕耳自記

管子云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句句都好若再加一句千年之計樹德更完全問管子不解道此想即是他器小處曰然他見處只到得樹人而止

武經七書孫子外餘者皆偽子書如天祿閣乃明代蘇州一秀才所作何友具知其名姓

自漢以來荀揚都與孟子並稱惟韓文公斷為擇焉不

精語焉不詳至司馬溫公邵康節又推尊揚雄幾在孟子之上後來一被程子點落而人翕然信之者實見得到也

見得性善則人我一也便能感化人成就人故曰盡己性則能盡人物性荀卿當日聲勢大于孟子孟子曰漸尊崇荀卿日就消歇至今孟子為吾教宗祖而擯荀卿如路人别派以此

荀子文字比揚子還條暢其論事甚精采但說性惡太

可厭

董江都後韓昌黎前惟法言中論中說三書表表中多名言

揚子仕莽固可罪但法言中殊有可採且當其時遂知推尊孟子亦必有見未可以其人而廢其書 鍾旺

太元中顯然頌莽功德所云漢公分明是安漢公溫公注云公與功同不知下面阿衡守如何解得去豈漢天子之功如阿衡耶注書若此等最不可朱子斷無

此病

王氏盛時天下皆知其將變梅福么麼遠吏尚知逃避揚子雲自謂心通造化獨濡滯不去看來亦非全為利禄特以京師聞見廣好讀書覲于外夷來朝必細問其土俗風物可見又其人呆見莽謙恭下士即實以為周公到後來事已決裂便是怕死不復敢與之異

司馬文正謂揚雄過于孟子曾王又推服之以為箕子

至程朱出而論始定其實揚雄罪過不必到事莽就是作太元將羲文周孔一齊都做了罪已不容于誅王荆公罪過亦不必到行新法只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廢之罪亦已不容于誅這都是心病可見其無忌憚

偶看譚子化書極有名理第說到盡頭處只說得神氣惟孔子說天地便說他的德揚子雲著太元思入風雲實亦只說到神氣而止皇極經世儘精妙程子謂

其洩漏天機尚不離此寔曰聖人言道只說理言天地只說德

洪範五福首壽偉長中論中有說一條得之于天者一條得之于王澤者得之王澤是帝王養育出來的此段議論極好子書自法言中說之外如中論申鑒儘有好語

文中子說公旦為周一段甚精周公之風雨綢繆似欲使子孫相繼天下永遠屬之我家迹近于私不知世

無賢聖既不可行堯舜之事若子孫之世及者又不為啓沃輔翼使稱其位則害及于人矣故曰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人心道心本在一區要人簡别後世便是寧天下者所以安家也厚蒼生者所以存我也周公謂宗社安而天下安子孫存而百姓治有何不好若是子孫不賢不如速亡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即如人家子孫果能繼述祖宗之志事

便使科名接踵豈非好事若罔上賊下惟利是視要他富貴何用倒不如使他貧賤困苦既不至害人或者動心忍性反有向善之機道理原是如此此條比韓子對禹問說得更詳盡

中說問聖人有憂一叚程子譏其心迹之判一句果然有弊只是曲為彌縫亦自有說如天有陰晴偶或淫太何嘗不咨嘆憂苦祈禱紛紜至其上一層太虛穆清有何雨晴天下皆憂聖人亦憂天下皆疑聖人亦

疑至于樂天知命窮理盡性有何憂疑如此說亦未為悖繆也

文中子謂天統元氣地統元形人統元識邵子宗之不善讀者便謂天地只是形氣惟人有知識是天地無知識也連人者天地之心一語都錯會了謂天之心全在人如天之視聽全在人之視聽其實人之視聽皆天之視聽人之心即天之心非天無心惟人有心也

朱子于文中子推許不小荀揚不足比即韓文公尚不如其懇惻而有條理此是何等地位只是世人將他與揚雄竝斥者為其僭擬夫子也

文中子元經是假的中説内有幾條假的

文中子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象山白鹿洞講義利闢者多揮涕何以能爾想他皆有許大精彩聳動得人

鍾旺

陸子靜才本大其為荆門州至境内無賊路不拾遺又明

敏于事造一城估計五十萬人者他用五千人尅日而就若不死便大用必有可觀故朱子謂渡江以來惟我與子靜八字著脚做著己工夫子靜亦稱朱子為泰山喬嶽于立社倉法劾唐仲友皆稱之不遺餘力使子靜為相必用朱子朱子為相必用子靜若論學術道理就使子靜成擬天事業到底朱子是子靜不是

陸子靜要人把心地打掃潔淨若一肚子熬糟讀書亦

不相干但只空空的無一點物事在内終日江漢濯秋陽暴濯暴此甚麽畢竟朱子有把捉孔子家法是如此

問陸金谿不喜人説性其意云何曰想是厭性中分仁義禮智信許多條項但無奈性實心虚心只空蕩蕩底言性則道理鑿鑿實實心方有憑據 鍾旺

陸子静只在吾道上説得過此王陽明方可謂之詖淫邪遁子静只是賢知之過

或言朱子與陳同甫書其理易明似無容深辨曰是第一皮義利關頭速須痛與截斷　鍾旺

姚江所編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羅整菴細查年分與辨姚江詞屈乃曰當時在留都學者爭鬧不得已以此權教一言虛誑他皆無用天下後世如整菴者豈少知此之為權教無不疑為權教矣誰肯從之

明儒無及宋儒者即姚江亦不如象山遠甚象山是要仁義忠信乾乾淨淨只是學術不是姚江便有權詐

習氣直是奸雄故作用錯處多問可方張乖崖否曰不止自當突過合曹操荀文若為一庶其似之

張淨峰極不服姚江年廿五時親至其家與辨論淨峰曰如何言明明德在親民姚江曰欲明吾孝之德在親吾之親欲明吾忠之德在親吾之君淨峰曰如此只說得明明德省察一邊不可以該存養一邊姚江笑而不答淨峰遂大喜以為難倒姚江其文集中首載此條不知到得親親親君存養已在內如何說該

不得特為姚江所不屑辨耳當日只應就文義折之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未嘗言明明德之道在親民也且即其言而反之言欲親吾之親在明吾德之孝有何不可即此便可窮之姚江又分首節為生安次節為學利三節為困勉佛家有上中下三根姚江處處提闡可笑

姚江才氣好事起倉卒驅市人而戰若使當風塵時正未可測問使他為相何如曰使不得用其偏見私説

廢蔑古人成法害不可勝言友云最可惡者末年附會永嘉議禮希望起用曰這卻是懸斷誅心未免深文或者他見解即是如此亦未可定只是殺遲仲容降賊三百人于宴席卻是為何嘗問施靖海以處置降兵之法渠謂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編入吾軍伍中可也降賊即慮其反覆殲厥渠魁足矣盡數勦戮可謂忍心害理至桂萼輩深嫉其學彈章詆毀極其不堪此卻不可為據

淝水之戰雖屬僥倖然人氣不動便有勝理陽明撫贛
命下季明德聞之知其必立功業人問之曰其觸之
不動孫北海承澤極惡陽明學術嘗舉陽明與學徒
講論其夫人忽鬧出掀其几案拋其書帙曰諸君勿
信此老廝誑因枚數其平居奸私事門人竊窺陽明
顏色和霽如不聞者久之夫人入陽明徐整書案復
理前論若無中間一段事者以為非人情某曰恐即
此已足以擒寧王矣北海為失笑北海又時舉正德

實録中人參陽明與寧王交通及閹門纖事其曰吾輩評其學術不正只論學術可已此等謗誣恐不足憑賢豪豈能免此

所惡于姚江者為其以四書六經皆是閒賬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耳其流毒無窮王龍溪已不像樣萬歴以後鬼怪百出姚江作俑也讀書人不思經義株守傳注字字膠執牽經合傳甚至并傳意亦失之姚江因厭薄此等故反其道以治之不思此等固陋處但就

其說以破之足矣何至大決藩籬而不顧耶

道釋

孔子之教自與天壤相敝除是不以君為君不以父為父孔子之教便無用處欲壞孔子之教先破君父之說佛氏不隨世法是無君父母反拜是無父此乃出來欲壞孔子之教者而卒之忠孝根心如何壞得楊止無君墨止無父而佛氏兼之此事前人闢之已盡吾儒但當自反把我們這邊做得好

孔子教弟子只以仁為宗又復發揮孝道都是從根上說正與佛家對針佛氏無根故先從父母妻子上斷絕一路差去

孟子敘道統曰見知聞知道豈不貴行而云知者正派要緊如領路人領差了行更有害當下不覺到歸宿處便大壞

楊墨被孟子指著病痛深切處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故其書遂無傳范蔚宗西域傳贊宋景文李蔚傳贊

皆是摉佛之根其人其書多是中國人假托增飾有憑有據竝不與他耑辨道理所以中其膏肓

莊老滅教佛滅道禪滅性其所見一耳議論則以漸而深入自記

佛氏善言心老氏善言氣都説得精吾儒言性他那兩件便都包在裏面

佛以心法觀天地老謂開口氣便洩皆吾儒所當資取者

問桃源中了無文物不幾于禽獸之食息乎曰彼中有純氣自有人倫淳朴恩愛與禽獸別若有文物純氣便有發散之意問有人豈能不爭無主焉能和輯曰若爭便是純氣將散矣文物固是氣之發露然氣既漓又須以此維持之如人受參芪之補便是元氣有虧然元氣已損又須以此補之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不知世既生盜聖人雖死又焉能止老子所云說了一截脫了一截

老子生十有三死十有三出生入死十有三有字不是又字解者都指出十三種以實之如周禮息偽十有二亦枚舉以實之支離牽强不可通十有三者十分中有三分實三分三去零數耳十有二者十分中有二分亦二分半去零數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不欲露體耳非齋服也半此身之長短衣也朱子謂長視身而又得半亦太不便矣三分天下有二幸而有其字不然亦將謂三分之外又有二分乎

老子惟貴大患若身難解只是生于憂患之意易所謂貞疾恒不死也寵辱若驚者以寵來辱我故若驚大患來便貴之若愛其身者以為有此便可不放逸怠傲以至于死也卻是愛其身不是要害其身然又不是以平常之養身奉身者為愛又要不有其身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聖人看得道理熟平平常常說出來他們窺見些子便以為秘妙又做奇文字植出精彩來

道德經雖亦有意理其卻不甘為之發明初意欲與參同契離騷為三奇書合刻今看來非二書匹也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聲口總不正又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總流為機權陰謀口角若參同契便無此惡態陰符經撮道德五千言為三段不是没見解人握機經亦是傳古陣法者非泛作大約是戰國鬼谷子之流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為惡兩字太險

豈教人惡亦可為但莫近刑乎嘗與澤州陳先生論此以為為善得無近名乎為惡得無近刑乎只是緣督以為經澤州大喜數日後又得一解云為善何必即有近名湮沒者不少為惡何必即有近刑漏網者亦多不因名而為善不畏刑而不為惡只是緣督以為經耳澤州又大喜以為更好

至尊常諭朕看參同契恐俱是說人身上的話未必是說別項地奏曰臣向來正是如此說如陰符說絕利

一源用師十倍絶利是將諸般利慾都斷絶了只在源頭上專一用工便如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是說工夫不斷刻刻相續便如用師萬倍復蒙諭云正是如此又奏臣有一親戚好道家說臣嘗問之云鐵亦好物可以定子午道家總不貴重只說丹砂鉛汞豈以其為鑪鼎之用烹煉大藥可以服食耶他應曰然臣曰以愚觀之殊不爾蓋銅鐵煉到底只是銅鐵惟砂裏有金鉛裏有銀都非從外覓得可以煉出

寶來以喻人血肉之軀有至寶存焉天之明命在其中可以煉得出來只是要不斷火如所謂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又蒙

諭云如此方是他本意因說絶利一源絶了好不然便向别瓦礫中尋寶如何能得但須三反晝夜不斷工夫方好絶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反晝夜吾儒之集義也

時甲午四月十六日

某因參同契悟得易經道理參同契只說一身其實一

身即天地凡陰皆魄也凡陽皆魂也陰以陽為本陽以陰為基天之神氣包乎地外然離地便散漫無歸郤要貫注地中以成歲功地若不資天之神氣便成頑塊何能生物如人之形體不禀命于心之神明則五官百骸皆不得所然心神若不宅此形體何以為寄托之地故魂守魄即魄拘魂初無二候

乾坤合撰天地同符但看世間凡氣所貫皆天也地在天中初非截然天為一物地為一物也說易者見以

乾為君坤為臣即以君臣論君要留心臣民所謂天道下濟也亢則有悔矣臣要一心王室所謂承天時行也否則有咎矣其理亦是如此參同契以人身言乾坤則神魂其乾也體魄其坤也神不得形何所附麗故為游魂形不得神何所作為故為滯魄惟刻刻相守合而為一形即神神即形則丹還矣此即天地交泰水火既濟之理從來說易者卻不曾說到又發明出先天圖位故知其傳授必有端緒

參同契取象龍虎是竊用周易龍馬而變其號龍取
變化飛騰卻潜藏于淵以譬人心騖八極一收便在腔
子裏是魂也虎伏于山林人不能見然一嘯風生卻
威猛不過是魄也但馬比虎更覺穩妙馬本是乾而
坤為牝馬如壯馬行到那裏牝馬亦行到那裏本是
一物但有牝壯之分更精
參同契向日分章段頗不錯今又見得明白此且警發
于吾身心者甚切大約先黑方白方黄而終于紅是

謂之丹日之出也先紅而白而黄而黑人與草木之生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謂順則為人逆則成仙也他的黑是收視反聽不説話將耳目口三寶閉塞了直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出明來便是白所謂虚室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遊而魄不昧便是黄後來一團純陽真火陰邪之氣都燒化了所謂童顔是也這便是紅紅則丹成矣吾儒工夫亦然以中庸言之戒懼黑也慎獨白也致中和

黄也至天地位萬物育紅也佛家工夫亦同其云發大願力即吾儒之立志其云悟即吾儒之致知其云脩即吾儒之力行明儒説三教源頭本同但工夫各别卻反説了工夫卻同只是源頭不同發願力同為甚麽發願力便不同吾儒是大公的從天地萬物道理上起見道家卻只為一已只要神氣常存佛家看這箇猶粗只要此心光明照徹乾坤亦是為一已不特佛老就是市井人亦必先發願要做財主方講求

取利之法然後經營力作所以元亨利貞四字夫子作四項極當亨與貞都是同的元與利卻不同佛老與百工技藝俱有做到亨通之時只是問他大不大耳俱有守之而不變處只是問他宜不宜耳吾儒便大便宜所以五性最重仁義問道家如此用工果能使此身常存否曰亦不知如何想必神氣久長些他竝不是糊糊塗塗做神仙他儘千思萬想天地陰陽萬物變化人身形神都要知其故亦不是尋常人

問魄拘魂魂守魄如何用工想亦不過定心心不放則魂魄俱安矣曰魂守魄即魄拘魂無兩層心定自是主宰亦要明魂魄之理問他亦千思萬想豈不耗心氣曰他所思想者即是他的事不是游思妄想如一想魂即如見自己的魂一想魄即如見自己的魄與尋常思想不同若是心如頑石只像勞山上人嬾久神氣足不須飲食年歲長遠一無所知不過如土石龜鶴耳有何足取問他只說黑白黃赤是水金土

火何為不說青曰想是怕人戀住生氣他結末卻說丹成後須要在人世立功功行圓满方能升天吾儒將仁放在頭上他將仁放在尾上

參同契道理就是吾儒亦用得著一半其要在慎言語節飲食懲忿窒慾而已慎言語與懲忿為一邊事懼耗氣也節飲食與窒慾為一邊事懼損精也至那一半成仙事卻用不著如孫吳兵法亦有一半用得著整行陣嚴紀律衛民保境是所用也其說得疑鬼疑

神處便為吾儒所不道

參同不取銅鐵之類而取丹砂鉛汞者取其中有至寶以喻人軀殼中有至寶耳丹朱砂也中有白金砂即披砂見金之砂中有黄金鉛汞中皆有白金四者不加淘洗烹煉不過是丹砂鉛汞一加淘洗烹鍊便有至寶人不去修鍊不過是一皮囊與草木朽腐一經修煉便可成聖賢豈非至寶問還丹何義曰丹原非一件物事不過是赤色謂之還丹者初丹後不丹復

歸于丹故曰還人初生本紅故曰赤子後長大漸白由白而黃死而黑凡草木之芽先紅後青白後黃落後枯黑日初出紅後白晚黃夜黑仙家當人紅白時他只守黑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到得人死時他活起來人黑時他亮起來一直復還嬰兒之赤故謂之還丹

參同契言甚簡易其言天地陰陽即吾身之陰陽也其言黃老清靜而天下治如吾身之虛靜水火調伏而

壽命長也其下手工夫不過䰟守魄魄拘䰟䰟者靈明動作但任其浮馳則為游䰟魄者寂嘿堅定但任其昏頽則為滯魄當䰟放逸時須把心捉來不許妄為紛雜是為魄拘䰟䰟為魄所拘則䰟常精明不散而魄亦不頽然昏惰是為䰟守魄問參同契之説易與吾儒合否曰彼不過仍漢儒之言耳漢儒言易以六十四卦配合年月日時七十二候二十四氣雖逐日之陰晴皆為豫定又不是推得一年便可印板鑿

定明年又有活法又參之以人事如人事變易象亦應之參同之言易仍是如此問修煉工夫何以與此相應曰有死子午有活子午死子午者天之子午也自子至午為陽宜飲食動作自午至子為陰宜閉戶守中活子午者吾身之子午也但倦怠時是子也便宜吐氣運行不使冥昧覺得有放逸蕩散意思是午也便宜收視反聽寂然不動問與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有相應處否曰亦相應到那節氣換時比常時工

夫又加謹若後來道家爐丹及守庚申諸説皆誕慢不經參同無是也妙在與吾儒説工夫處都是一樣即佛家亦是如此大約三教工夫都是從收放心做起而吾儒看得一草一木遂生得所無一不與我性分相關佛道兩家連自己父子兄弟夫婦亦視為膜外此處道理大不相同

參同葬首尾武中間文與吾儒工夫一樣初時立志要勇猛直前及末後直達天德竿頭更進又要武中間

勿忘勿助卻要文

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符法佛教兼此兩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隱居修道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物之害故學此術法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為表章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卻失了他本來面目

致命遂志致吾之禍福壽夭于命而必求遂吾志也如致其身亦是利害生死悉置度外非以殞身為致也

古人說命字都是指天命今以屬人如身字一般經書中無是也此想起于道家道家以心之靈明元神謂之性身之元精元氣不死者謂之命修性修命是兩樣工夫兩者俱進是性命雙修命字屬人矣問修命者務一切不管心死而後氣足倘修性則必窮理致知苦思勞心豈不有礙于修命之說曰觀參同契說千周萬遍可見窮理致知他都有只是窮他修性修命之理致他修性修命之知耳如此焉得有礙于

修命乎

其深信得人有長存之理萬物之生人為貴草木有數千年不死者禽獸亦有千年者豈人之壽止于百年乎蓋人之不死者在神明而不在形骸閭山左勞山湖廣武當山皆有數百年不死之人不飲食不水火身輕體健如鳥獸然躋峻跳澗如履平地然此乃道家所賤彼言修煉亦重神氣不貴此也由此觀之聖賢自有長存不敝者神明耳

李文節閉戸多年做一部百鍊草許多軟調不見精采何也友曰他只在那裏鍊自己的若讀前人書而鍊之便佳先生曰是可知道家修煉無用

陰符經著語太險不如參同平易渾穆其書只虛説在這裏隨人用用他修道亦可用他行兵亦可用他治國亦可分那一段是説道那一段是説兵那一段是説治國便呆了只是以陰為主便露殺機乃黄老之指非聖賢之道也

陰符者以陰為符得陰則可以招呼羣有指揮如意即陽亦為用矣殺機正其所取猶吾儒言克己之意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都是說殺之為用大今人都解作殺機不好大失作者之旨

傅奕闢佛語亦諦當但卻篤信老子至戒子孫猶以道教當從與聖人之書當讀竝舉不知佛氏即脫胎于老子故韓子原道新唐書李蔚傳贊皆從老子説

起佛精于老禪又精于佛其實禪學何嘗是西域來就是中國人替他粧點李蔚傳賛最説得透朱子釋氏論文筆雖不古精當第一

闢佛幾篇名文該彙在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賛傅弈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賛朱子釋氏論佛氏無所逃匿矣

四十二章經是佛家原文儘有名理如磨甎驢身雖行道心道不行無禮來犯者如對風揚塵持梃擊空皆

是妙論次之佛遺教經他皆中國人傳會為之
佛子從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清淨虚無一切皆空
其視世儒馳逐于功名富貴緣飾于名跡語言直與
衆生一道看所以高明之士被其煽誘湛溺而不返
只覺得他的是不知吾儒原是如此但既有了滌去
已私這一邊又要有推以及人那一邊纔好聖人之
道本末兼該物我一體平平正正萬古不磨直到周
程張朱此理纔説明把向來推與佛教那一邊的道

理都收回來所以其功大

人心道心本在一區愛私也我必自愛其親乃知人皆愛其親推其愛親之心以及人則公矣貨財利也我必自資于貨財乃知人各資于貨財推其資于貨財之心而不相奪則義矣佛家弊病在斷截此心事皆無根焉能有物

譬喻最難佛家説心性之體如明鏡一般物來必現隨物見形然鏡内空空的一無所有冷氷氷全無生意

惟程子心如穀種一喻極妙蓋穀種內根荄枝葉花實無所不全而其中一點生理則仁也心屬火仁屬木是滚熱發生的與金之寒冷不類所以鏡取譬不得凡陽一邊都煖陰一邊都冷佛家以鏡喻心性所以斷絶身累齊向空滅好説鬼神厭煩人事

息心不是人心當息道心不當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亦息心也朱子云有滅息之息而後有生息之息甚妙寒冬閉藏來春發生之氣全在此時蓄養就是禪

家亦破枯禪云不可有惡心不可有善心亦不可無記無記竟枯滅矣但他所不欲枯滅者心之神明吾儒所云不可枯滅者天命之性也佛家不是一槩滅絶其心朱子說告子冥然無覺悍然不顧究其歸自是如此他做工夫亦不如此

儒者心安理得靜亦定動亦定各止其所佛家忍心害理强行割截把捉豈獨空為頑空即明亦是頑明

問佛教說不去行不去如人盡從他一世人類便絶曰

他原說不要人盡不婚娶就是這樣亦說不去聖人教人是自己行了教人行如說婚娶是好道理他就該從人若說是不好道理如何又教人行天地間無此道理教法

和尚說來說去總是為自己吾儒講的事都是世上用得著的即此便分公私

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也要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也遍參歷扣是吾儒之致知也戒律精嚴是

吾儒之力行也但他之立志致知力行都是他的事與吾儒絶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為大戒如人從父母而生故篤愛之他便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揀極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為人之愛都是生于習染即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時養于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之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其愛也真而大孔孟卻說

世上豈有無根之人即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只是不分明

釋氏說三寶亦說得好如我們古來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為宗仰便是皈依佛聖人留下幾部經孜孜誦法便是皈依法有周程張朱幾箇儒先視為榜樣便是皈依僧

佛家輪迴之說即循環始終之理亦無足怪只是說得

呆了便不可信春夏之發生都是冬間閉藏之氣人記得書多便會做文章窮得理明便論理不錯平素更事久臨事便諳練喫飯多精神便强旺受之于内的即是發之于外的只說得不呆便不妨

嘗問僧鋭峰曰輪迴之說無乃誕幻僧曰此有何竒不必遠求佛法觀天地只以心法觀之生死如晝夜晝夜相循環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豈有二耶又問人有惡變為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為人信乎

曰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為人幾番為禽獸矣輪廻之説以是思之覺得此説殊有理如我們起一善念便覺光明正大不獨念頭是人耳目口體無一非人他人看亦如此若起一惡念不獨念頭是禽獸耳目口體無一非禽獸造化在我何必閻王又問做工夫以知識為先乎修行為先乎曰發大願力為先問假如識見不到修行不到空有大願力可乎曰也好菩薩不是一樣有初地菩

薩便是他願力既堅雖功夫未到亦不妨既有此願力識見纔是真識見修行纔是真修行問願力發來多不能久是如何曰此有二病一為從前不曾用功覺得今日難從半路做起一為力小圖大恐後來工夫不能接續須得此願發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前後都要截斷問羅漢與菩薩分別曰羅漢見人不善發嗔怒心菩薩見人不善發悲愍心問所存心曰亦不存于善亦不存于惡又

不是昏然不醒此便似吾儒未發之中又嘗舉公案有人自許心能做得主了僧曰醒時做得主夢時做得主否其人曰也做得主僧曰有夢時做得主無夢時做得主否其人便不敢自許凡此皆彼教中之至精至粹語

佛家説心亦好只是上不能通諸性下不能通諸事須知心如此乃是實理如此又要把此事處得當方好

佛家以佛為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孟子云

塞乎天地之間人意思到那裏氣即到那裏不然如何充得

林次崖存疑闢陽明數段卻不中其要害他的病根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但觀有道君子于事物未交寂然端坐時滿腔無非善意通身都是善氣豈得云無善若無善此等氣象從何處來問佛家說無善無惡善知識氣象何如曰一看莊肅細看水冷固無惡狀了無善容即與其無善無惡相應也

或言佛教能使人外形骸見危致命然唐人多溺于佛
卻沉没聲利不見其清廉節義者多于後世及朱子
之學興殉節者皆視死如歸宋明以還可以觀矣
聖人説經綸大經是一段肫肫其仁所發實是從化育
中出來的聖人所言所行都是為此吾輩聞有人呼
風喚雨卻不生景仰心聞得忠臣孝子可師可法便
心悦誠服即此便見得天地之心亦是如此左慈周
顛仙冷謙殺亦殺他不死岳武穆被秦檜一殺便死

然今卻不羨慕左慈周顛仙冷謙而景仰武穆左慈果是手段大何不除了曹操别推箇賢臣輔漢顛仙亦不能除陳友諒終須洪武動兵可知此種毫無所用就是畫一道符誦幾句呪拘得鬼來亦只是未散呆魂問符呪何以能拘鬼曰朱子説得好公既信佛鬼即公輩如何不信令有一異狀之僧便傾城往觀施舍駢雜這些人死了如魂魄不散自然還是如此須知幽明人鬼一也看得極平常方是道理高一邊

的人說世無鬼低一邊的人說是事皆鬼為政聖人說道理因拈中庸二字最妙

漢時六經皆有緯書光武因劉秀為天子一言便尊為聖經桓譚言其不足信輒罪其非聖直至隋文帝始燒除之聖人極數知來不過推之以理如寒往暑來乃感應之必然者癡人以為聖人于後世某一箇人姓張姓李名甲名乙皆知之不直一噱聖人之訓曰將興致祥將亡致孽確然實理實事遇災異則恐懼

修省不此之務而耑以禳報為事至終日在吉凶上作無益算計勢必為鬼物所愚有當凶而反致祥者矣

陰陽雜術其閱歷多矣何嘗有驗即有驗者亦是說得多了偶然撞著耳惟聖人之敎一以人事為主你學字會寫字學文章會做文章如人喫飯會飽不喫會餓一般何等切實大約人之精神魄力甚大雖偏僻之學逼出一叚光怪亦能驚動人子雲作太玄口中

吐出白鳳劉更生喜言神怪藜火老人感之而至若聖賢平正學問卻無是也蓋其氣已與日星河嶽合矣

友言明太祖曾遣人向天竺求經又各王分封皆以一僧傅之姚廣孝則燕王傅也先生曰洪武亦不是信佛大抵人不能無所畏當其分爭時匹夫匹婦皆吾敵至天下一統無外患可虞欲保社稷長子孫便懼鬼神思以邀福而除禍未有不為僧道所愚者自非

聖人斷不能免夾雜念頭惟聖人胸中瞭亮道理看得透知到我即天天即我坦然做去有何畏懼

鄧文潔説他不要學聖賢亦不要學天地不知要學甚麼其刻苦至終日跪庭中石上漬血斑斕到底不見他怎樣超妙王鳳州季明德輩後來做出文字都通不去所謂自詖而淫而邪而遁必至于窮而後已也

朱方旦初至京傾動一時猗氏衛先生在朝班極詆之適史子修聯坐色殊不懌猗氏竝責之子修曰我非

孟浪信從其教者彼實能起死人而生之雖欲不信從得乎猗氏詢其詳子修曰吾妻病已三年委牀待斃聞朱至往叩之朱曰俟吾察其命盡與否君姑還余即至其間先生能遠來耶朱曰不須余來病者自知是夜妻竟安卧又聞室中有異香至鷄鳴時妻欠伸而覺曰汗透矣索衣易之勸其少間妻曰我愈矣適夢至一公廨有大官命吏撿簿須臾吏白曰史鶴齡妻壽限未盡但災厄甚重忽聞屏後有人曰既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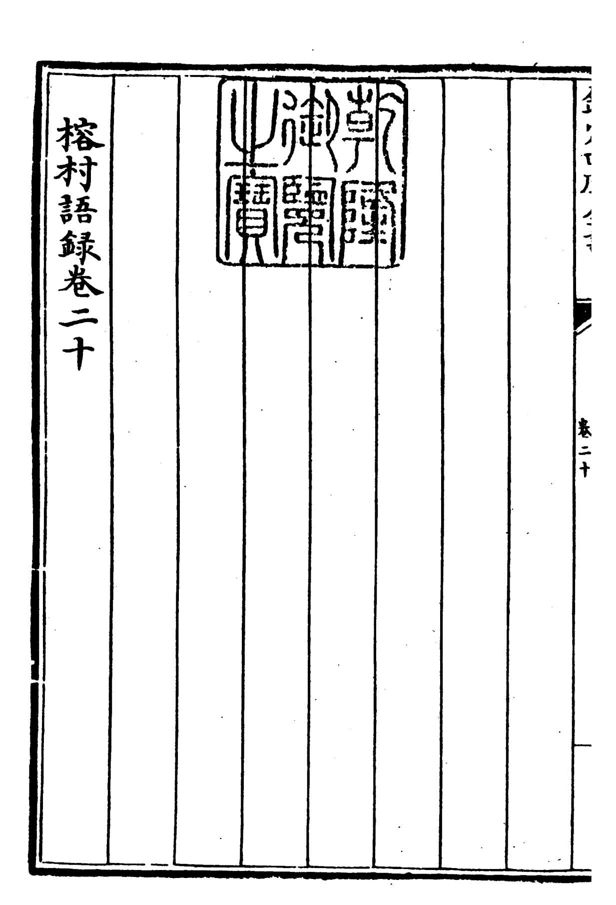
限未盡令其夫婦皈依道教以禳解其災可乎大官
起立拱諾曰受朱先生教因命余歸遂蹶然而起猗
氏聞言悚然遂與子修俱詣朱朱曰余閉目見諸賢
聖開目見天注想既久自然與天地賢聖同歸公輩
讀書而不知其何義顧諟天之明命非此之謂耶猗
氏遂亦大服嘗邀某同往修謁某先索方旦所著書
觀之得其中說偵言二種書中別字無數想來天上
無不識字的神仙遂堅辭不往後方旦被罪行刑于

湖廣市曹監斬者即其弟子王新命也將斬前一日尚慰其弟子曰毋怖明日午時當有赦至其怪誕至此問當史家求禱時何以能然曰妖術本不足論但以吾道推之何妨如是當其清修苦行或者鬼神亦甘為所驅役逮至奉儗王侯驕淫過度則鬼神棄之矣至所云注想亦有可取我輩平生何嘗注想一件事都是悠悠忽忽老死而已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有能晝夜不忘念念不舍者吾未之見也

有行取官許三禮者放言高論開口便説人莫要錯了路頭一大聖一大賢一大儒環極魏先生者冲虚君子也聞其言為所悚動乃謂其曰余不能測其學問高深君當一見之及見頃三禮言其宗旨云云其問之曰所謂大聖者必孔子也若大賢則顏子大儒則程朱也三禮曰然某曰程朱去孔子千五百年不能得師或至錯了路頭顏子親見孔子孔子何不指以大聖路頭任其錯走豈顏子天姿僅可以賢抑孔子

秘而不宣耶三禮無以應翌日為環極述之環極深為稱嘆乆之某入朝班猶聞三禮向人稱說云云可見其糊塗一世

人之語不近情理都是言妖今見得佛老果不足辨雖不曾細讀其書但既不是我們的道理便不是此道理外更無道理曹武惠兵已過江南唐始焚卻佛經曰今而知舍周公孔子之道無足以治天下者二氏說玄說妙我們治天下著他一點便害事


榕村語録卷二十